

經部

尚書精義卷八

宋 黄倫 撰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戴氏曰甚哉舜禹君臣相為戒敕而成無為之治者何其詳也仁義以為本而禮樂以成之所謂臣作朕

股肱耳目者以此而已予欲左右有民汝翼者仁也予欲宣力四方汝為者義也左右斯民非仁不能宣力天下非義莫行仁義立矣則禮以文之故於是觀象作會作服而汝明之也樂以和之故於是以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之也　又曰衣裳之制十有二章之辨先儒紛然言之不齊尤不可以不辨也夫衣皆玄也裳皆纁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在衣而會之宗廟之彝

也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繡之於絺以為裳
而已日月星辰以昭其明山以昭其仁龍以昭其變
而華蟲文明之物也聖人明以治天下而仁以行之
其用雖莫測也而治教刑政燦然備具以此臨民民
其安之以此事神神其享之故此六物見於宗彝又
見於衣也柔順清潔可以薦羞者藻昭明齊速可以
烹飪者火米以養人粉以澤物至於黼則所以為斷
也黻則所以為辨也聖人藻飾治具粉澤王猷以養

天下在於斷而能辨然後足以成治功故此六物見於裳也惟天子備十有二章公自袞冕而下無日月星辰而有山龍蓋九章也侯自鷩冕而下無山龍而有華蟲蓋七章也伯自毳冕而下無華蟲而有虎蜼蓋五章也子自希冕而下無虎蜼而有粉米蓋三章也男則無冕裳黼黻而已其章不足道也此上下等殺之制於周為詳

孫氏曰自日月至華蟲此六者皆畫於衣故曰作繪

以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自宗彝至黼黻此六者皆繡於裳故云絺繡絺繡紩也謂紩刺以為繡文以法于地其數亦六者法地之陰氣之六吕也故臯陶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臨川問曰宗彝所以象孝也象孝奚取於虎蜼文公曰虎義也蜼知也義以制事知以察物然後可以保宗廟故取於虎蜼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

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

無垢曰余讀至此乃知舜之所以求於羣臣也深矣夫左右有民宣力四方觀古人之象以作服以聲音察治忽出納五言此舜之欲也然人不自保欲在於此而輒自違之或怠意倦勤或私見害公或讒說姤正於此四事一有背違則又望於臣下之正救也然人主勢位崇髙生殺可畏其有顧望怯懦者雖曉然知人主背違本欲納諫畏其刑威乃面從其短退知

其不然也徒為後言以自解而已可謂不忠之大者也舜察臣下之情乃至於此可謂明聖矣　又曰夫臣鄰之間翼為明聽不失其職至於君自背違則致正救之義此乃賢人君子也若夫翼為明聽一皆失職及見背違又不正救此乃庶頑讒說也古人以心不則德義者謂之頑而傷良者謂之讒頑讒之人心背正道必以舜之欲為未然口生浮言必以舜之欲有所沮豈有翼為明聽正救之心乎舜之待之亦有

道矣其道如何侯以明之使之知耻而又不改則撻以記之使之知悔而又不改則書用識哉使之知懼其所以困厄之如此者豈有他哉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荆公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者所謂以樂教也格則承之庸之者既教而成矣則有徳者承之而承之者使之在位也有能者庸之而庸之者使之在職也否則威之者教之不率而後威之以刑先王所以成就

天下之材至於如此可謂至矣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無垢曰禹聞舜威之之言有似有苗不率遽令徂征之意所以有俞哉之言也夫庶頑讒説所以不格者必吾有所未至也豈可遽威之哉聖王所以大有過人者以知責己之道也如有苗逆命帝知德有所不

至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矣盖省已修德積而至於七旬吾之德日新則彼之惡日去感應之理也
蕭氏曰賢否明則人安於分而無有競心是以讓也名器不瀆而不敢慢是以敬應苟不於是數溥而大同之則是私於親近而賢者遠故日進於無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無垢曰舜聖人也豈有傲乎曰遠征有苗益則曰滿遽威庶頑豈可不謂之傲乎此心不已必變為虐慢遊是好晝夜不息至罔水行舟以繼其逸欲朋淫于家以忝其天常皆傲不已之積也傲不已則殄厥世者乃傲之影響也今庶頑之不格豈有以召之者然乎予懲創傲虐之絶世所以娶于塗山不敢久安越四日而往治水啓呱呱而弗子過門而不入其心所念惟荒度土功耳

顧氏曰堯之為父而子之惡乃至于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何也將堯之道不行於妻子耶聖人之於父子先之以恩而後之以義惟先恩而後義則其子雖不善而不至於忘父子之情夫丹朱既已不善矣彼堯將督責而懲創之則足以失父之慈而未足以致子於道此古人所以易子而教也故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又曰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堯亦以其身之不幸也是故在於不幸之中又有甚之此固聖人

明父子之際者雖然蓋亦文而過之也舜之為聖人也至矣而禹戒之丹朱者何也此所以見君臣之無間也舜聖矣猶戒以丹朱下而遠者其可以默哉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胡氏曰自畿甸薄海隅其為地幾何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矣由王公迨黎庶其為衆幾何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矣先王以地不能自守也必分地而與之

守以民不能自治也必分民而與之治此分内外以為畿異遠近以為服不得已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大邦小邦同姓異姓皆不出乎五服之内而弼成之則至于五千也盖方禹治水之初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春作秋成有弗穫者焉則天下盖嘗否而無泰睽而難通惟地平天成人得平土而居山治則鳥獸之害消川治則龍蛇之居遠則向之所謂否者今則易而為泰向之所謂睽者今則變而為通朝

覲會同於是以均道里貢賦於是乎一以之頒正朔以之考制度無不由此非禹弼成之尚何能哉盖拂我而相之之謂弼則禹之功有治險爲平轉害爲利者矣然後一州擇十二諸侯爲之師而有以取正五國建一諸侯爲之長而有以爲率使内外相聯小大相屬如身之使臂臂之運指國體完備政無不舉則各迪有功乃其效也　又曰聖人以一身之微臨四海之廣衆建諸侯以爲夾輔然所謂諸侯者有人民

焉有社稷焉甲兵足以自衛財賦足以自奉不設為之長則人各有心國自為政於是州各有師以司一州之諸侯又為州牧任一州之責其諸侯為甚衆又設為之長使相州牧而主諸侯使大以比小小以事大則上下相維尊卑相統莫之違矣所謂州者蓋要服之内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張氏曰由而行之之謂迪迪朕德者言天下之人皆由舜德而行之也舜以謂天下之人皆迪朕德是汝功惟敘故也乃功惟敘者九功之得其敘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則六府之得其敘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則三事之得其敘也六府得其敘則民有常產三事得其敘則民有常心既有常產又有常心則其迪德也宜矣　又曰率九功之敘而迪者在所賞違九功之敘而不迪者在所刑臯陶之方施象刑惟明乃

所以祗九功之叙也當是之時惟苗頑不即九功之
叙自非方祗厥叙之人其能明刑以治之哉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
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
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
諧
無垢曰嗚呼舜廷之臣幾於同氣而異息同心而異
形大舜於庶頑讒說責之太嚴不知自反而禹乃以

修德諄諄反覆辯論幾數百言舜終不寤若不然禹之説者䕫乃以典樂之事諫焉意言庶頑讒説皆舜有以感召之也豈可不自反而修德哉如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則堂上之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與夫詠歌有以召之也鳥獸蹌蹌則堂下之樂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間作有以召之也鳳凰來儀則簫韶有以召之也鳥獸率舞庶尹允諧則擊石拊石有以召之也夫樂一入中和隨類感召如此則庶

頑讒說之不格豈可不自反而修德乎䕫之所言所以成就禹之所陳而開寤舜之心也禹䕫二公其心無他一於是而已矣䕫以樂為言則又顯然可見者如祖考之難格丹朱之難化鳥獸之難動鳳凰之難感樂一動尚使之來格使之在位使之率舞使之來儀若執契券以取責於人無不如其意者苟吾德之已至豈有如庶頑讒說者而不格乎舜可以無疑矣

胡氏曰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則樂之象成其來久矣

自咸池雲門大章之樂作而舜因之則韶之為樂盡善盡美而無以加之矣然樂之數不過乎九成而樂之分不出乎上下而已盖堂上之樂所以象宗廟朝廷之治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是也堂下之樂所以象鳥獸萬物之治所謂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者是也傳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故樂以登歌為貴則凡以詠者舉堂上之樂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故樂以磬聲為依凡以間者舉堂下

之樂也所謂間者乃堂上堂下之樂迭作而已則羣后德遜鳥獸蹌蹌不亦宜乎　又曰戛擊是作止之名非玉器也故以戛擊為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以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為聲也樂之初作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

又曰九成必以簫者凡樂大矣而未備則奏其器之大者及其既備則器之小者無不舉矣靈臺之詩

曰賁鼓惟鏞有瞽之詩曰簫管備舉與此同意簫之為樂備矣小者無不舉又以其形象鳳之翼其聲象鳳之鳴古詩鳳凰啾啾其翼若竽其聲若簫簫之形聲取象鳳凰相匹而來也又曰有鳳有鳳樂帝之心簫者聲之至細鳳者物之難致以至細之聲來至難之物非在樂之聲音形容樂帝之心而已鳳凰之為物鳴中律呂色備五采治則見亂則隱賈誼曰覽德輝而下之此於舜之時以類應也鳥獸蹌蹌鳳凰來

儀固有間矣其或鳳凰而為蹌蹌則非其應也楊雄曰鳳凰蹌蹌匪堯之庭其知言乎簫韶必以九成者韶出於可欲文樂也武出於不得已武樂也文為陽武為陰陽之變止于九陰之變止于六凡樂每一變為一成故韶以九成武以六成　又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前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蓋孔子自謂鳳鳥不至吾已矣夫夫聖人之出處天運之所在天下之所以治亂者也　又曰周公謂召公曰收罔勉

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蓋言在上者勉而不怠則足以倡其臣在下者德降于民則足以成其君舜所以無為于上而禹臯陶所以樂盡其心者一唱一應皆得其道也鳳凰以其匹而來也實在此時周公以禹稷自任以舜望成王蓋亦有意乎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無垢曰夫人事皆天命也修人事則是謹天命非於

人事之外别有天命也以威待庶頑此人事之不至也人事不至則是忽天命修德以格庶頑此人事之盡者也人事之盡則是勑天命勑者正也夫人事之修不修當于時幾而察之庶頑不格此當謹天命之時也以威俟之則失天命之時矣庶頑不格此當謹天命之幾也以威俟之則失天命之幾矣失時則有後悔失幾則有大禍幾微之間豈可忽哉　又曰天下之理一處明則萬理皆明一處暗則萬理皆暗舜

因禹夔之説乃悟萬事皆自已出故百工熈哉遂斷之以元首起而不復疑也又悟元首之起乃自股肱之臣喜於開導也其深望於禹夔豈有既哉
周氏諶曰古者君臣相遇未有如舜禹益稷皋陶之際方其朝廷論議開心腹露情素而上下無毫髮之間揚君之美稱已之善而應和唯諾直言忠告無所諱忌不啻若父子兄弟之親雍睦諧和而各進其謀謨此非特聖賢之遇合蓋至誠有以結之也是以相

與慮世也深而憂民也遠悉意丁寧無所不盡焉

蒲氏宗孟曰天之所以命人君者非苟畀其天下之奉而已人君之所以勑正天命者非苟利其天下之養而已天命人君其要貴於不負其所畀人君勑正天命其要貴於不悖其所為故能措天下於安寧無事如是者豈有深遠難曉之迹變化不可知之理一言而可盡者惟在順時惟在謹微耳舉天下之事有大于天時乎不逆其時風雨順燠暘節日月光庶徵

明天地之和格矣天下之事有深於幾微乎不忽其微釁隙閉芽櫱消桃虫之害去堅氷之禍不至矣時在天幾在人謹其在天者畏其在人者是以人君之政有一相戾於其閒陰陽乖謬寒暑四時將不得其正生民將受其弊為之上者安得不謹乎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臨川曰臯陶承歌以戒帝有謂屢省乃成欽哉葢善

始非難而善終為難能屢自顧其成功則治不至于亂安不至于危孟子曰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是遊豫人之所不免也君子非不豫也豫至於逸不可也君子非不遊也遊至于盤則不可也此太康所以逸豫盤遊而至于失邦矣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無垢曰皐陶喜舜之開寤不自知其言之出也所以

將順成就舜勑天命之美意而又堅固之使不變遠大之使不息也至於賡續舜股肱之歌而歌之至於載而不已者此又皐陶責舜之自反而修己也其歌之意以謂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實由乎元首明哉而已是良與康乃人君明德之效驗也又以謂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實由乎元首叢脞而已是惰與墮乃人君叢脞效驗也然則庶頑不格是誰之過歟而區區欲以射侯撻罸書識威刑以懼之亦幾於苛碎矣不

若退而修德知夫情與墮皆吾叢脞所致良與康皆吾明德所致則修德其敢已乎大禹之意夔之意皐陶之意無非使舜之自反舜祇敬三人之意而拜曰然自兹以往其敢不欽乎

范氏曰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

温公曰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人君細碎無大畧則羣臣不盡力羣臣不盡

力則萬事皆廢壞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貢生臣劉錫珪

謄録監生臣黄維

尚書精義卷九

宋　黄倫　撰

夏書

禹别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無垢曰洪水滔天九州莫辨禹欲治水先定九州之界然後隨九州之山濬九州之川使水復歸故道而入于海水盡土見即任其土地所出而作貢法不廢其所有不責以所無不强以難得此之謂任土作貢

此聖人立言精到豈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

孫氏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自堯舜禹以前天下經界亦分而為九遭洪水之時經界圮壞封圻湮沒禹於是正其經界使九州各復其舊如東南距濟西北距河是為兖州北據海西距岱是為青州之類是皆高山大川分別為九州之界也

高氏曰傳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水由是而行也故

隨山而後濬川又曰土地所宜風氣所有物由是而產也故任土而後作貢

胡氏曰任其土地之有無多寡以制其貢故曰任土作貢蓋物之無不責之使有物之寡不責之使多任其土之所有以貢焉耳九州有貢有賦下以職供謂之貢上以取下謂之賦夏之賦亦謂之貢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是也禹任土作貢故謂之禹貢

張氏曰九州之别其來久矣大浸之後疆理錯亂封

析湮没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然後因其故而别之此九州之所以分也隨山所以刋除其障蔽濬川所以疏通其壅塞九州之水原皆出於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隨山而濬川水有所决而泛溢之患可除矣夫然後可以任土作貢任土者任其土之所出而作為貢法則下供上也易矣是故因於土地之宜

陳氏曰孟子言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其言蓋有所考而學者不知也經曰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記曰

鯀障洪水而殛死然則鯀之治水不能行其所無事也蓋水曰潤下知潤下之為水則禹之為治水也隨水原之所自出者濬之以為川寖寖乎水有所歸矣鯀也者障之而使東陻之而使不濫今年一堤成明年一防決歷九年而無功者汩陳其潤下之性故也東萊曰九州之界以前固然但洪水泛濫湮没了故欲治水先别其疆界九州之界既定則可下手隨山有兩意一謂隨山開導以觀水勢一謂隨山便導水

隨山之脈絡相視其水勢濬其川益稷言濬畎澮距川此獨言川舉其大者而言之任土作貢任土物之宜以作貢賦之法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無垢曰敷分也敷土即别九州之義以謂分别九州之地然後隨山之形勢以導水之歸路且又刊木之蔽障以表山路之遠近則又定高山如五嶽者大川

如四瀆者東西既辨南北已明然後導山導川可得而施功也此蓋禹初措手治水之規模也不别九州之地則大界不分不隨山則地勢高下無從而知不刋木則道路無從而辨也不奠高山則無以定位不奠大川則無所行水規模如此其間曲折則又推此意而造化之耳

張氏曰横流之初土為水之所没則土未平夷禹於是敷而治之故謂之敷土序言隨山濬川者言其終

也經言隨山刋木者言其始也葢隨山刋木然後川可得而濬序總一篇之意故以隨山濬川言之經言治水之序故以隨山刋木言之此作書者之法也奠高山大川者奠之為言定也高山既定則九州之山正矣大川既定則九州之川别矣奠高山大川則九州之封域疆界理矣

胡氏曰所奠高山者兾州之山壺口梁岐太嶽雷首厎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大伾青州之岱宗徐

州之蒙羽嶧陽揚州之敷淺原荆州之荆山衡山内方大别豫州之熊耳内方桐柏陪尾梁州之岷山嶓冢蔡蒙雍州之岍荆岐山積石龍門西傾朱圉太華終南惇物鳥鼠三危是也所謂大川者冀州之衡漳恒衛洚水大陸兖州之雷夏灉沮九河濟漯青州之濰淄汶水徐州之淮沂大野揚州之彭蠡三江震澤荆州之江漢三澨九江沱潛雲夢豫州之伊洛瀍澗滎波菏澤孟豬梁州之沱潛沔雍州之弱水合黎流

沙涇渭漆沮灃水是也夫先言高山大川而後列九州山水川澤者先凡而後目也已列名山大川而更言九山九川九澤者總括而結文也

陳氏曰敷治也高山九州之巨鎮也大川九州之巨浸也奠定也禹欲定九州之山川升高而望之懼草木蔽翳故隨所至之山斬木以除蔽翳爾于斯時也水土之功未施故定者高山大川而已

冀州既載

無垢曰冀堯所都也禹治水自冀州始曷為自冀州始冀州河所注也為害特甚治在所先也自冀而兖自兖而青自青而徐河水流行同歸於海然後自徐而揚自揚而荆自荆而豫自豫而梁以治江淮之水自梁而雍以治河上流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雍高於豫豫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其治水次序尚可攷也向非禹識大體先別九州之界然後隨山刋木以開水路奠髙山大

川以辨四方其何能知水之所出入而治之如此其密哉禹之治水猶兵法之用兵也先登高山以望敵之大勢某處陣堅某處陣薄某處走路也某處險地也然後避其堅而衝其薄奪其險地而扼其走路其間變化出入倒行逆施則又在將之智術如何耳禹之别九州以至奠髙山大川然後治水豈非出于此歟

范氏曰冀州堯所都禹治水自帝都始故先言冀州

堯都平陽冀州之域今河東晉陽是也

張氏曰禹之治水始於冀州終於雍州冀州為最下而又帝之所都先其下然後水有歸矣列子曰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是故水性趨下而萬折必東者自然之勢也九州之治莫先於冀由冀而東南次兖由兖而東南次青由青而東南次徐由徐而南次揚由揚而西次荆由荆而北次豫由豫而西次梁由梁而北次雍其先後之序

必始於東南終於西北豈不以東南者地之最下者乎或先或後一終一始曷嘗任私智於其間哉蓋亦順導其勢而已矣

壺口治梁及岐

無垢曰既治壺口則梁岐之水皆治矣以言壺口之水既入於河則梁岐積水皆自壺口而通流於南河矣梁岐雍州界而言於冀州者以言梁岐水脈與壺口相連也

東萊曰既治壺口治梁及岐岐梁皆是龍門左右之地水之所以為患正緣龍門狹隘壅塞其水故禹治之鑿龍門使水勢通行以此觀孟子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此豈得為無事蓋鑿其所當鑿治其所當治所以為無事也推之為學豈因循不作為無事為其所當為則為無事今人治水最難聖人惟先為其難非聖人灼見此理自信之篤則憚而不為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無垢曰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者以言既治太原之水沿流而至于太岳之南也太岳在太原西南上流既治則下流通利而入于南河矣衡漳在懐北覃懐底績是先治上流也順流而下至于衡漳使漳水入渤海渤海入東河也或治東而西流或治上而下流或治下而上流皆禹一時造化知利病所在而治之不可以一途求也第以地理考之昭然黒白分矣治天下猶治水也豈有常形哉惟知利病所在滞者興之

獘者補之或寛或猛不可預定行其所無事而已吾何容心哉

張氏曰太原之地水攻蕩而壞矣必將有以修之故謂之修太原覃懐近河之地也衡漳者漳水之横流也其治之非一朝一夕之力故曰厎績所以見其積功之成也

王氏曰治水或言地或言山或言水名者言地名則以地有水瀰漫也言山名則以山有水壅塞也

言水名則以水泛溢而不見故道也治山之水者自上而達之于下治地之水者自小而達之于大故初則至于川次則入于河終則歸于海歸于海則無壅塞瀰漫不見故道之患矣治水或言載或言治或言底績其實一也欲文其辭故異其字耳冀州治水至此則無水患矣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孔武仲曰冀州者四方之衝會天下之輿宅千里之

封域豈其土地所生者無足以貢于王乎何其言不及也謂内外之勢異爾冀州者天子所都之地也餘八州者諸侯所封之國也諸侯之君各以歲時奉其國之所有以獻于王然後謂之貢貢者四海之所有而折之内無也故兖之漆絲青之鹽絺徐之五色土揚之瑶琨篠簜荆之羽毛齒革豫之漆枲絺紵梁之銀鏤砮磬雍之球琳琅玕萃四海之珍而致之天子謂之貢焉至于冀州之域千里之内全屬于王一木

材則林衡掌之矣一蒲葦則澤虞掌之矣一金錫則牧人掌之矣一禽魚則罟人䱷人掌之矣是皆其所自有之物何貢之云哉故夫冀州不稱貢者其勢異於餘州也

王氏曰田與賦皆分作九等故有上中下而上中下之間又各分之故有上上上中上下又有中上中中中下又有下上下中下下是為九等故上上為第一上中為第二以次至下下為九等　又曰賦乃田與

土所出故八州言賦皆在田之下惟此在田之上者傳之誤也且九州或田與土品第髙而賦則卑或田與土品第卑而賦則髙何也葢田主論性賦論多寡故田與土品第髙者其性美也賦則品第卑者其數少也田土品第卑者其性不美也賦則品第髙者其數多也故賦與田土品第不同

東萊曰水患平見其土色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兾堯之都事事皆出於此所以特重於他州然别有所

利亦與他州一般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無垢曰從者復故道也作者耕作也謂恒衛二水既復故道則大陸可耕作也非獨大陸可耕作極冀州之東至于島夷之地水患既去皆得安其故居而衣皮服也島夷食鳥獸之肉而衣其皮此本性也以水為患失其本性今蠻夷亦得其所矣況民乎碣石海畔山碣石在海之北海在碣石之南而河又其南也

禹行河遠至冀州之極處然後逆流入河以歸帝都方其入河時碣石山乃在挾掖之右此又記山川形勢所在也　又曰禹治冀州水害凡四處治壺口則梁岐之水皆得入于南河治太原之水則岳陽之水亦得入于南河治覃懷之水則衡漳之水得入于東河治恒衛之水則大陸因以耕作島夷因以皮服其識利病所在一處既通則數處皆受其利非其識見窮盡水之理其能如此乎

上官氏曰即中國言之則冀者北方之極揚者南方之極也青徐東方之極也雍梁西方之極也禹之治水冀州之功畢則治及于北夷故曰島夷皮服揚州之功畢則治及于南夷故曰島夷卉服青徐之功畢則治及于東夷故青曰嵎夷既畧萊夷作牧徐曰淮夷蠙珠暨魚雍梁之功畢則治及于西夷故梁曰和夷厎績西傾因桓是來雍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蓋聖人以道涖天下無内外之間故雖蠻夷

亦不棄此禹之功所以在于四海而與夫以鄰國為壑者異矣

東萊曰夾右碣石入于河此帝都通漕運之道凡九州必有漕運之道以一人統天下之大綵牽繩聯凡所貢賦不可無道以達于帝都也

濟河惟兖州

無垢曰禹既定冀州則自冀而東以治兖州之水也分別九州之疆界故定兖州分野曰濟河以為東南

據濟西北距河者乃兖州也既定其大界則一州之山川不出乎濟河之間至於其間土色田賦貢篚草木則又别白而言之使人主欲知兖州風俗土地可按圖而知也有司將有所須必察其州之所出者而取之不責以所無不廢其所有不求其所難得此又禹别九州之意也其深矣哉

張氏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兖州之界也九河之原出於積石之西其始則一流而至於兖州遂析而為

九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無垢曰九河雷夏灉沮皆在兖州禹先治河使九河復歸故道雷夏復為故澤而灉沮二水復會同于雷夏則兖州之水患除矣　又曰此州治水畧不及山則知兖州多平地而河患為甚也

張氏曰昔之水也懐山襄陵莫知其為川也亦莫知其為澤也天下無適而非水也今也水患既平然後

辨其為澤而水復有所豬故曰雷夏既澤灉沮二水也會同則合流而為一矣

高氏曰九河既道者水有所行而不壅由其道也雷夏既澤者水有所止而不溢鍾於澤也灉沮會同者水有所合而為一始會而終同也此曰九河既道及其終則必至於同為逆河入于海此曰雷夏既澤及其終則必至於九澤既陂此曰灉沮會同及其終則必至於四海會同理蓋然也

胡氏曰九河之未道也其過在鯀及其既道則其功在禹禹導河導洛導淮導渭導岍導嶓冢之類皆謂之導則昔之湮者今皆引而通之使適乎道為之度數而不敢私意以行焉此所謂行其所無事也

潁濵曰古者五材之用於天下莫不有患幸而得聖人以治之故至于今而無傷今之天下知夫江淮之所以疏山川之所以安草木之所以生兵刃之所以割人之所以不茹毛飲血者也安知夫聖人修其教以

治五行五材之難也五材之中其至柔者易褻狎而不畏之者因以敗壞天下故堯之時水猶逆行汎濫於天下得禹而後能止方禹之治水也治河尤難以為河之所從來者高不分其勢以殺其怒而欲専以一河受其勢可乎使後世而能守禹之所為則何患於水之為灾唯聖人為之甚勞而後世敗之甚易故至于今河水歲溢而莫之或救蓋欲決而注之於匈奴者近乎危築堤而守之者近乎固多穿大渠而分

其流則勞民而成功遲求之禹貢之遺跡而治之則
今之一河又非若堯之天下皆水也然欲知夫九州
之高下與禹用功之先後則禹之行始於北方之冀
自揚而還入於天下之中循豫而訖於雍凡十餘載而
後功乃成使禹治水不先治之於崇高之地而汲汲
於卑濕之處則水之居於高者必反傾而赴於下是
卑濕之地未可以一用功而已天下之大川不過江
淮河濟而其小者不可勝數也不流而入於四瀆之

中至於海者蓋寡矣九江之相合伊洛瀍澗之入于河其勢便也若夫蓄之而不决如大野等之九澤者則又其勢也

東萊曰兖最水之下流為患最深看此可見漸包與惟喬大不同禹既鑿龍門河水至此蕩激漫溢故禹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為九河以殺其怒善治水者不與水争地禹之所捐者數百里之地凡天下可以居者皆禹之治也所捐者小所得者大以此推之人之

爭毫末之利而失其大能筭却是不能筭處後世河水往往代為人患是非河害人乃人害河蓋禹所疏之河皆湮塞而為平土之居水無所泄豈得無患大抵水為五行之首其在天地間譬如人之血氣流轉不已固不可使之涸竭亦不可使之壅蔽但令有所容乃可凡瀦澤之類皆禹不與水爭地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無垢曰九河既復故道雷夏既復為澤灉沮二水又

復會同於雷夏則水患盡除而宜桑之土可以蠶矣向也洪水滔天彌漫不辨東西何桑土之可論乎桑土既蠶是此州之民皆降高丘而宅平土矣向也避水故各就高丘今水患既除故皆降丘而宅土矣降丘宅土九州皆然何獨於兖州言之鄭康成之意以此州寡山而居濟河兩大流之間適遭洪水其民尤困故避水者皆在高丘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故喜而記之以此觀禹之功亦大矣拯人

人於墊溺之中而付之以安平之地生養之原然而有功如此回視畧無毫芒存於胷次至無矜伐之可見此所以為聖賢也人不學聖賢何以為人乎

張氏曰桑土則土之宜桑者也既蠶則人得從事於蠶矣先王之時五畝之宅植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桑者民事之本也水患既除民得以力本故曰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者横流之初上者為營窟下者為橧巢則民之避水患者莫不陟彼高丘矣今則降高

丘而宅平土則水患之平可知矣

蕭氏曰洪水之時九州之土居民皆失其所而兖視餘州尤為甚故特言之

厥土黒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無垢曰向也洪水為患土地草木皆失其性今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故土地草木皆復其本也禹之功非特拯人於墊溺以遂其生也雖土地草木皆依之以遂其性其功為何如哉　又曰下濕田所

宜也今揚州之田自漢以來累計百萬以供關中豈土地之不美哉特人工修與不修耳此又不可不正高氏曰聖人推愛物之心一草木之微未嘗忽也故於徐州曰草木漸包揚州曰厥草惟夭厥木惟喬此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蓋以此也草木漸包則其本固矣本根固則質幹修質幹修則枝葉盛惟繇言其茂也未至於惟夭之美好惟條言其長也未至於惟喬之高大三州之草木如此則餘州可見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無垢曰言厥賦貞於厥田中下之下是史官删潤以成其文也使云厥田惟中下厥賦惟中下此成何等文乎儻為第九則當云厥賦惟下下有何不可而故變文為貞乎又州自為第九何與賦事兖州所載無第九之文今遽近舍厥田之正而遠求州為第九州之說豈不迂乎余嘗疑之未敢斷也而東坡云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蓋必有因故如向

所云相補除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第六等然後余心斷然不疑禹治水乃是舜歷試時歷試三年堯乃禪位以禹治水成功也舜受禪乃巡守分九州為十二州使水未平豈能為此乎是禹貢之作乃堯禪位舜歷試時也

高氏曰說者謂禹之治水辛壬癸甲四載而已而孟子言禹八年於外此言作十有三載乃同何也蓋九河之道皆分於兖州則土田貢賦非若他州之比水

土平而後別所以敷治之功為多從役之人為衆歷歲時為之作十有三載而與九州同功固其所也蕭氏曰洪水之患雖虞難以遽平蓋自禹治之又八年乃平獨兖州之貢賦凡十有三載乃同於餘州也東萊曰兖州水患尤甚自禹八年於外及諸州皆平約十三年乃與諸州同賦也孔氏謂禹當水初平其制賦各隨其力役漸增此以後世利心窺聖人聖人正不如此禹正欲當水患初平之時人工未盡修地

力未盡闢制為貢賦之法後雖人衆地闢賦不加多藏之於民以為裕民之政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無垢曰漆可以為器用之飾絲與織文可以為衣服之用因兖州所產而人工所長故因以為貢篚之數也然而使人不樂輸于上而禹科定其名使之必貢必篚是禹為聚斂之臣也切意水患既除人樂其生無可以報上之德者斯民勤勤之意以為吾州所產

者有漆絲人工所長者有織文故或貢或篚以致臣子之意若人子之獻其親也故因禹以定其數使後世不得加損責以所無而求所難得者若曰地所產者漆絲汝其必貢人工所長者織文汝亦必篚此禹所必不肯為也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達以言順濟漯而下沿流而入于帝都也入奏之間其間水勢曲折貢篚田賦細大皆一一開陳以為永久之計使帝可其奏則無復變改儻或上未合帝心下未合人意

則將付之衆論以評其可否此雖不經見大抵聖賢所為例當如是耳

王氏曰時已有織文之貢則此織文也必非水去之後創為此制則其來遠矣以堯禹在上而不能革後世將誰革之乎衣不必溫而又為目觀之美則奢侈自堯舜前矣

張氏曰順流而浮自此通彼曰達濟漯之水皆通於河故曰浮于濟漯達于河達于河則由河以會于帝

都也

尚書精義卷十

宋　黄倫　撰

海岱惟青州　按此段經解永樂大典原闕

嵎夷既畧濰淄其道

無垢曰嵎夷地名乃青州極處洪水滔天嵎夷亦被其害水患既去嵎夷之封畧可定矣濰水出琅琊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北北至千乘縣博昌縣入海此故道也前日水患皆不

由其道今禹治水使得復還其故道然而禹治水第云既載既修厎績既從既作既道既澤既畧其道其乂其藝既豬厎平既入厎定既敷而不言治水之由何也曰昌言之際固已盡之矣其曰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是也葢道畎澮之水以入於川道九川之水以至於海其治之之法盡於此矣

張氏曰嵎夷者青州之夷也既畧則已為封畧矣葢地之接於嵎夷不為之封畧而使有守則蠻夷有猾

夏之變矣經之所稱或曰島夷或曰嵎夷或曰萊夷或曰和夷蓋亦因其地而名之者也必以夷而言之所以見禹之功施及者遠非特中國而已濰淄其道者言濰淄二水得由其道也

厥土白墳海濵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無垢曰向也洪水滔天土失其性今則水患既去土性復矣厥土白墳本性復矣青州之土雖白墳然青

州瀕海至海濵之土則有異矣說文曰鹵鹹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廣斥云者以言青州海濵其地甚廣然皆鹹地此亦水患既除海濵之土復其性矣斥鹵之地不植五穀而田第三賦第四以是知地性之不相害也夫海水皆鹹也而瀕海多甘泉則青州雖瀕海而去海尚遠不害其為田第三賦第四也青州瀕海故多鹹宜葛故貢絺海物奇形異狀可食者廣非一色而已故雜然並貢錯雜也青州距岱山

之谷宜桑故貢絲宜麻故貢枲以金則産鉛以木則産松以水則産石故皆貢焉然而土地所出將以充服食器用鹽絺海物絲枲鉛松皆服食器用也怪石安用以為貢物哉得不啟後世人主玩好之心乎且余嘗言之矣貢非人主本意乃臣子區區報上之誠也怪石雖無用然其文理精緻顔色温潤見者悅焉以人之悅也故勤其貢奉庶幾人主之悅懌焉此猶人子致甘旨之意也

張氏曰厥土白墳者其色白而其性墳也海濵廣斥者海濵之地廣而且斥厥田惟上下則在第三厥賦中上則在第四厥貢鹹絺海物惟錯者海濵之地惟鹹為多故其貢以鹹為先而絺次之海物又次之海之所産非一物也故曰惟錯錯則雜而貢之者也九州所貢之物不必以精粗為次而其敘以多寡為之先後也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者岱畎則岱山之畎也岱畎則出桑麻為美故其貢以絲枲為先至於鉛也

松也怪石也皆出於此故得以并而貢之者也

王氏曰水去故見土色白而墳起海畔廣有斥鹵之

水可煎以為鹽斥為鹽鹵也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無垢曰萊夷水退非特可以牧牛羊且可植蠶桑矣

萊夷出山桑故所貢者檿絲也萊夷亦有報上之心

故以檿絲致貢篚以効區區臣子之意至於絃琴瑟

織衣服則為上所用耳如此立說似為不偏

張氏曰萊夷亦青州之夷也作者言水退而草木作生也非特草木之作生也又可以牧馬故曰萊夷作牧厥篚檿絲者詩曰其檿其柘檿者桑柘之屬也檿絲其絲可以中琴瑟之絃故以篚而進之兖州之漆絲岱畎之絲枲皆不言篚獨於檿絲曰篚者得非以其中琴瑟在所貴者乎雖然言檿絲必於萊夷之後蓋以檿絲出於萊夷故也

東萊曰中國以種植為生夷俗以畜牧為生萊夷可

以畜牧則水平可知

浮於汶達於濟

無垢曰此亦除青州水患而入奏冀都也然曰浮於汶達於濟而不曰入於河者何也此蓋史官删潤雜然互見使以意逆志也治兖州水既畢則曰浮於濟漯達於河蓋順流曰浮以水入水曰達自漯入濟自濟入河以言水路相通不復更遵陸而行也前既自濟入河則青州自汶入濟自濟入河意可推矣

張氏曰汶濟二水也以經考之導沇水東流為濟又東北會於汶則知汶與濟通矣然諸州皆言達於河而青州不言者以青州次於兖兖州之浮於濟漯達於河則青州之達於濟亦由濟以達於河可知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

無垢曰此禹治青州水畢又治徐州水患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此州乃受海岱淮之氣亦自異矣岳瀆滄溟之氣磅礴扶輿其所産土則五色禮則

夏翟樂則孤桐浮磬皆異他州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

無垢曰乂治也藝種也向也淮沂二水為患蒙羽皆為巨浸今二水既平故蒙羽二山之内皆可種藝也嘗恠禹每治一州之水不言其所以治之之方至此又言淮沂其乂蒙羽其藝不言所以使之乂使之藝何也盖於此篇之首言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史官已撮其大要言之矣東原所以厎平者以大野之水

既豬也廣平曰原東原言底平者以水患既除東原復其本性也禹之意以為後世東原有水患當知水自大野來也

王氏曰乂治也謂治淮沂二水使歸故道則蒙羽二山自無水患而可種藝而大野之澤既已蓄水則水不彌漫矣東原之地乃致之平是無水患矣

蕭氏曰青州先山而後川此先川而後山葢施功所先故也凡言山有其藝可以藝也有既藝人功盡藝

也有其旅盡旅也有旅平又見其廣平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

無垢曰水患既去土色復其本性故赤黏而墳起草木復其本性故漸進而叢生也田第二而賦第五非土地不美也亦人力不致焉耳如冀州田中中而賦上上此可以意推也聖賢任土之才以為大社之用然後知聖王因人之才以為天下用其巧思每如此

也物無棄物而天下無棄才至如籧篨蒙鏐戚施直鎛聾聵司火瞽矇修聲其上又如賢者用為公卿才者用為大夫亦任土為用之意也然物之才性則造化以作之如土五色夏翟孤桐浮磬是嶽瀆滄溟之氣所造也人之才性則聖王以作之如能言則學唯能食則尚右手春秋教以禮義冬夏教以詩書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學成德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王乃興賢出使長之乃興能入使治之是聖王

風化所造也余因悟造化之理覰先王無棄物之心故歴論人才造化之意表而出之

胡氏曰土之為物宜若甚賤而不足貴者然地之所出亦致其土以為上利者何哉盖物有微而用重者雖賤在所不廢矣然王者封五色土以為社而封建諸侯則各以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焉則其禮為甚重而不可忽矣此土之五色所以有時而見貢也先王之治貢法不責其所無不匿其所有地之所

出雖賤不廢地之所無雖貴不取此其所以為萬世之法而其實則什一也楊子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木也知漸為進長詩曰如竹苞矣知包為叢生

東萊曰草木漸包結實也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

無垢曰夏翟用為旌旄孤桐用為琴瑟浮磬用為編磬此徐州所以致貢也　又曰翟曰夏翟以言五色備者桐曰孤桐以言特然而生者磬曰浮磬以言若

出水之上者此皆頡脱而出者可以為用焉

王氏曰夏翟乃雉之名出於羽山之谷其羽可以為旌旄嶧山之南有孤生之桐堪為琴瑟泗水之涯有石出於水如浮然可以為樂器之磬皆以為貢也

淮夷蠙珠曁魚厥篚𤣥纎縞

無垢曰蠙蚌也蚌中之珠可以為飾魚可以食𤣥纎縞可以為衣服此四物者瀕淮之夷所貢所篚於王室者也召公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賔無有逺邇畢獻

方物惟服食器用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
賢則邇人安今淮夷貢篚豈堯科別其名必使之供
上哉蓋水患既除物復有生淮中有珠有魚矣可以
蠶桑而為玄纎縞矣臣子之心戴上之德以為吾享
此安居衣食此土地而遂其生者其誰之力也故其
土地所出人功所極如珠如魚如玄纎縞者皆貢篚
於上以備服食器用以効其區區之誠焉
浮於淮泗達於河

無垢曰淮泗達河必道於汴以水入水曰達以禹貢觀之即今泗水道自淮入泗自泗入汴自汴入河乃故道也至於治徐州水患旣畢入都奏陳則禹拳拳不自專之意每於九州畢貢見之矣其賢矣哉

王氏曰順流於淮泗二水以至於河入揚州之境

張氏曰淮泗二水也經曰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由淮以達泗沂由泗以達河然後可以會於帝都也

淮海惟揚州 案此段經解永樂大典原缺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無垢曰向也洪水滔天彭蠡汎溢不復可辨故鴻鴈亦無自而居處今水患既除水復故道彭蠡之水既停蓄而不泛溢故鴻鴈至九月亦於此安處也鴻鴈謂之陽鳥者以其隨太陽所照而居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故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震澤所以底定者以三江既入於海也夫震澤在吳之西而大江在吳之東其間相去百數十里即使三江泛

濫未入於海震澤何遽不底定哉余以是知堯之洪水為害甚大也想見當時洪水泛濫不問東西自震澤以來通為巨浸不復可辨今彭蠡既豬而三江之水皆合於彭蠡以入於海故震澤可辨而無復水患也

東坡曰三江自豫章而下入於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自蜀岷山過九江會於彭蠡以入於海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過三澨至於大別以入於江匯

澤於彭蠡以入於海為北江夫三江之水盡會於彭蠡以入於海而彭蠡以一澤而受三江之水則其深闊廣大蓋可知矣向也彭蠡未豬則三江之水横出旁趨故震澤受其弊今彭蠡已豬三江之水皆有所託故震澤底定也

張氏曰彭蠡澤名也既豬則有淵可以蓄水也陽鳥鴻鴈是也鴻鴈謂之陽鳥者以隨陽故也揚州地在東南尤為多暑陽鳥至是而居不復南翔故曰陽鳥

攸居三江既入者言三江皆自此而入海也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三江所自雖不同而同入於海故曰三江既入二江在震澤之上一江在震澤之下三江既入則震澤之水無泛溢之患故曰震澤底定底定者致功而後定也於覃懷則曰底績於東原則言底平至此則謂底定盖致力而後成功謂之底績致功而後平謂之底平致功而後定謂之底定由底績然後至於底平由底平然後至於底定

言雖不同其致力成功一也

蕭氏曰學者誤以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為一事故有以三江為自彭蠡入震澤三江之大非一震澤所能容又有以三江為自震澤入海則岷江最大之川安得遺而不載二說皆失之矣蓋三江既入自言三江之入海而已震澤厎定自言震澤之定不言平地者用功少也餘倣此

東萊曰彭蠡今之鄱陽湖陽鳥攸居鴈屬隨陽之鳥

昔以水患無岸可居今岸出則知水平以此推禹之治水或驗之鳥獸或驗之草木或驗之夷狄見其非特為人治水為天下萬物治水三江無定説或謂出於震澤之下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無垢曰向也彭蠡未豬三江未入此州通為巨浸篠簜草木安得遂其生哉今彭蠡豬矣三江入於海矣震澤底定矣故小竹如篠大竹如簜者則已布生草

則夭夭少長以遂其本性木亦喬然高大以遂其本性篠簜草木已遂其生矣而况於人乎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

無垢曰土惟塗泥謂卑濕也故田第九賦第七水患既退種植既稀地利增美故雜出第六之賦也不計利害惟使民自貢不立定賦必其上供此所以為堯耳

王氏曰以其地尤低故長為塗泥以見其草木長茂之後而後知土性則其地尤低可知田為第九以地甚低故也賦為第七以數亦不多故也上錯謂錯雜之物則為上等

顔氏曰錯出諸品既云上錯則是有所定而云非錯出諸品也田最為下品而其賦乃出於第七或出於第六者人功修也

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無垢曰詩云元龜象齒謂齒謂象齒也考工記曰犀甲七屬兕甲六屬是甲之所用犀革為上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是革謂犀革南方之鳥有孔雀翡翠之羽可以為飾說文謂犛西南夷長旄可以為旌旗之飾楩柟豫章揚州美木瑶也琨也篠也簜也齒也革也羽也毛也木也此九物者皆揚州所貢以致臣子之義也此蓋九州風氣所成土地所産向也洪水皆失其性今水患既退物理自遂天地造化隨風土

以醖釀之其奇偉譎詭皆可以為用特在聖賢所以經綸之耳

王氏曰瑤琨篠簜皆以為貢者蓋與青州貢松之說同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無垢曰島夷所服者卉服也兾州島夷以皮為服揚州島夷以卉為服皆自其土地所出而用之同謂之島夷也貝木名也至今南方採吉貝織為厚繒可以禦寒亦猶兾州島夷以皮之制小曰橘大曰柚揚州

所有也至今此物永嘉江西為多第難於致遠故貢篚之外又有包焉包所以封護其外使未遠失土性也此橘柚必錫命而後貢也夫錫命而貢人君宜慎矣以此供祭祀燕賓客猶有名也儻專恣口腹之故而勤勤為一橘柚出令亦可恥矣豈非堯禹深意也歟

王氏曰有厥篚有厥包篚則盛之以篚包則用物包之以橘柚不包則壞也錫貢者有以與之則貢盖若

今和買然且禹貢言錫貢者二此則橘柚以其為食之餘不欲以此為常貢故錫之常若欲用則亦錫而後貢也

東萊曰錫貢聖人不以口腹勞人凡此非宗廟大事不貢故曰錫貢

沿於江海達於淮泗

無垢曰於兗州曰浮於濟漯達於河是濟可以入河矣故於青州止言浮於汶達於濟而不言入河以費

辭也於徐州言浮於淮泗達於河是泗可以入河矣故於揚州言達於淮泗而不言入河以貴辭也豈特古人文章如此大抵古人心地明白其辭簡要而切中事理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是也

陳氏曰或由海以達江或由江以徑達淮泗以其州疆界闊遠貢篚之物或阻山川其所由之道不一

荆及衡陽惟荆州 案此段經解永樂大典原闕

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無垢曰盖滄海為百谷王是江漢有朝宗之義禹貢言此亦因物以示訓誨也古人取象此類盖有寓意如葵藿傾太陽則因示臣子嚮君之意犬馬知愛主則因示臣子愛君之意朝宗之說意亦使人知尊君之義也既九江之水皆循故道甚得地勢之中不復泛濫之為害也盖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東坡謂禹雖賢聖何由知荆州之

水乃梁州之沱潛也以味别之耳荆梁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别安知其合而復出耶然水脉相貫理之自然

毛氏曰水猶有所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

司馬氏曰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是雲夢一澤也特其疆界闊遠耳

陳氏曰江漢二水經此州然後分勢以歸於海自岷山出者為江自嶓冢導漾東流者為漢江與漢至

夏口而合焉孔衡要也殷當也九江衡要適當此耳

王氏曰孔甚也殷分也江漢以海為宗去海尚遠其流赴海如朝其宗故云朝宗於海江漢之源尤在上其下乃為九江言甚分者以水患去而甚分別也沱潛二水既治之而從故道矣雲澤之土見於夢地皆可為治謂耕種也孔氏以雲夢為澤名此倒一字矣謂雲夢之土可以耕藝矣

高氏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漾水自東南流至漢中

而東之焉岷山導江東别為沱江水自東南流至於沱而東之焉言二水由荆州至於海也曰朝宗者何也朝覲宗廟諸侯所以有事於天子也海為百谷王而江漢之水始於岷嶓視衆流發源最為逺者其閒險阻障蔽為甚多故言江漢朝宗則天下之水皆歸往於海矣　又曰九江至荆州始分方且去險阻障蔽之患故言孔殷治之之易也九河自兖州始分且經開導濬治之初故言作十有三載乃同治之之難也

九河沱潛雖則不同其既道則一而已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無垢曰土雖塗泥田雖第八而賦乃第三以是知人工加倍雖瘠确之地亦豐矣余觀浙人治田人力最深耕耘不失時水旱極其力樵刈如寇至故浙中一熟其利十倍至江西湖南春耕不力夏至不耘播種田中聽其自生自成而已水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

瘠畧不以經意故歲一不熟則賊盜四起以知人力不加而一聽於天者愚民也人事即天也人力不加已有饑饉之道然而獲倉箱之收者幸也人功加倍已有豐富之理然而水旱蝗螟不可致力焉此不幸也故為國者當寛其征輸薄其力役號令簡追呼絶使之安意肆志於田事其有怠惰者畧取古人里布屋粟之法以困苦之而力田之科勸農之政取古人之可行者行之亦相天之道也

王氏曰當時田之低者皆品第之賦則兼山與澤所出不專在田故此賦爲甚高田爲甚早也

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王氏曰大龜所以卜神明之意天子寶之不謂貢者以貢則自下升上之義以重其神靈之物不以爲自下升上故謂之納

無垢曰三邦厎貢厥名謂三邦於三物之中致貢其

尤美者則人意愜而文勢順也　又曰大誥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是大龜乃國之寶也故國有大事則命大龜以卜之禹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魯頌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元龜即大龜也以言其用則卜國之大事如立君立尸行師之類以言其名則大而為元以言其所貴則南金同獻至其最可寶者無若荆州九江所出歟然大龜雖九江所出既為國之大寶其亦難得矣豈可以致

常貢哉旹有得之者官司蓄之以待上之錫命而後納焉

東萊曰三邦底貢厥名凡杶榦及栝六物非朝廷所常用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有用而或闕故惟使貢其名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也見聖人處事精審如此古者以大龜為寶亦不常貢

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

無垢曰順流而下曰浮自荆州順流入沱以至於漢

則捨舟陸行以入洛自洛以入於南河自河以入冀

都奏荆州所畢之功也

王氏曰逾過也順行於江沱潛漢四水而過於洛水以至於南河入豫州之境

東萊曰凡曰逾者皆無水路從陸而逾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范重棨

謄錄監生臣韋　儁

尚書精義卷十一

宋 黄倫 撰

荆河惟豫州

無垢曰自北條南山至於河皆豫州界東坡以地形考之北條至河北勢甚促如何其為州也故云當是跨荆而南猶濟河惟兖州也觀此州言伊洛瀍澗則西至弘農矣言滎波既豬則北過大河南至滎陽矣言菏澤孟豬則東至定陶又至睢陽矣此州當南北

狹東西長

陳氏曰冀州帝都不言疆界所至豫州當冀州之南故言豫州之北境以表冀豫之界至於荆州又居豫州之南故言荆及衡陽惟荆州則南荆山以北之地為豫州之境

伊洛瀍澗既入於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

無垢曰伊瀍澗皆入洛惟洛水徑入河是伊瀍澗之水附洛水而入河也向也四水皆失故道泛濫漂溢為

民之病今禹順伊瀍澗之性使復入于洛又順洛之性復合伊瀍澗之水並入于河四水又附河水入于海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沇水東流則為濟濟水潛行地中自河而溢出則為滎即今滎陽是也盖濟既入于河潛行地中至滎澤又溢出也其言滎波則是滎水至堯時失其本性遂駕為波浪為民病也夫滎水本不波浪其所以然者以衆水失道並流入滎故有波浪之患矣今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衆水

皆復故道故滎澤之水亦復其本性豬蓄為澤不復為民患也　又曰既入既豬既導底平底定之語皆禹導之而使然也向也言其成功而不言其所以成功者今曰導菏澤被孟豬因此一字則前後之說皆煥然矣然導菏澤之水使之被孟豬之澤有所儲蓄而不泛溢非菏澤之水為孟豬之害也

蕭氏曰凡言既澤豬之大也凡言既豬澤之小也導菏澤被孟豬菏澤大可導而被孟豬也東匯澤為彭蠡著

對下文震澤底定則彭蠡亦小矣

王氏曰於滎而言波者豈非滎澤之旁地卑而波蕩之水多今治導之則其波皆入于澤乎以菏澤地高孟豬地卑故言導菏澤之水加被於孟豬則水患去可知

張氏曰洪水既平則滎之澤可以蓄水故曰既豬導菏澤被孟豬者孟豬在菏澤之東北導其菏澤之水以被孟豬之藪則孟豬資之以為灌漑之利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無垢曰厥土惟壤下土尚皆墳壚土性之肥美如此

而田止第四賦因雜出乃為第一何也向來未有洪

水之患人力不至故賦止第二今洪水既退人力加

功所以雜出第一賦耳夫何故以其土性本美也如

揚州厥土惟塗泥土性不美故田第九賦第七以漢

考之乃歳出百萬粟以給關中田賦何遽如此則以

人力之至耳況厥土惟墳下土尚皆墳壚賦其有不

為第一乎特在人力何如耳

張氏曰墳言其土之脉而起壚言其土之剛而黒言下土墳壚則知惟壤者其色不一也厥田惟中上則田在第四厥賦錯上中則正賦第二或雜出第一故也

王氏曰上言土下言下土則上為平地下乃地之卑者可知矣皆不言色者豈非皆土之本色不必言乎

東萊曰下土墳壚見土色不一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無垢曰以土性之美故陸產有漆枲絺紵地宜蠶桑故有纖纊之篚以是知聖賢貢篚皆因土地之自然不貢其所無也荆陽去冀都甚遠其待錫命則有說矣豫州比近冀都而聖賢惜人力如此以此推之則夫崇飾臺榭以為遊觀輦運土木以資妄費此聖賢所深惡矣可不警哉

王氏曰枲麻也絺細葛也紵謂紵布與漆四者為貢

纊綿也細綿則今之好綿盛於篚以貢磬錯謂治磬之石此微物而不常貢故有以與之而後貢

浮于洛達于河

無垢曰豫州水患既平故浮洛達河以奏冀都也豫去帝都甚邇似不必面奏即往梁州併以二州水事奏陳亦不為簡忽矣何為區區如此哉曰帝都治水患既畢尚自碣石入于河以奏事況豫州哉君命豈可忽耶想禹每治一州皆廟堂豫計次第而治之其

間曲折利害有未能盡者當即面奏可否施行焉豈容自便以肆怠惰簡慢之心耶嗚呼聖賢之慮深矣

張氏曰由洛然後達河而會帝都

華陽黑水惟梁州

無垢曰嶓冢導漾岷山導江江漢之水皆發源此州是今之東西兩川及梁洋之地第其大界東至華山之陽西至黑水耳

陳氏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華山在豫州境內

梁州不得華山故言華陽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

無垢曰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嶓冢山西漢水所出也而自江別出為沱自漢別出為潛江出於岷漢出於嶓岷嶓既可以種藝則江漢之源治矣況自江漢別出為沱潛之水者安得不由其故道乎沱潛發源此州以入荊州故梁荊二州皆言沱潛也禹治水皆自其源而正之天下之事儻不正其

本源而欲障隄末流豈不遽止然隄防一失為害大矣鯀失此義所以致上帝震怒禹行其所以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歟梁州之地不過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為水所病耳一州大致盡該於此今禹治之岷嶓既藝矣沱潛既道矣蔡蒙二山可以設祭而水患平矣和夷之水亦去而治水之功成矣是梁州之所病者皆已除矣夫道修載叙乂之言皆以言其治也千百載之下欲考一州山川利病之迹可以按此而知矣

王氏曰所以言底績者以其用功多故特稱其底績

冀州覃懷底績亦同

東萊曰旅平旅蔡蒙之山或謂禹不自有其功而歸於山川之神正不如此葢山為天地作鎮能生雲氣出水源故聖人重之後世不知鬼神之義凡山川必泥刻為人形此大失其意夫山亦是萬物中一類止者為山流者為川飛者為禽獸人在於其間亦是一類今必欲山川為人則人亦可以為山川乎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無垢曰冀州言上上錯揚州言下上上錯豫州言錯

上中此州言下中三錯孔頴達曰多者為正小者為

雜冀州言錯在正下謂本賦第一雜出第二之賦也

豫州言錯上中謂本賦第二雜出第一之賦也惟揚

州言下上上錯與此州言下中三錯最為難明蓋言

下上上錯其意言本賦第七雜出第六之賦也誠如

此説何不如豫州之法曰錯上中乎曰此史官小變

其辭以相發明也豫州言錯上中是本賦第二雜出其上第一之賦也然而不明言雜出其上之賦恐後世無所質正焉故於此發明曰下上本賦第七也上錯雜出其上第六之賦也以明錯字居上者謂雜出其上之賦也此史官作文之巧也如此則下中三錯兼該上下可不言而喻矣然如冀州本賦上上揚州本賦下上豫州本賦上中梁州本賦下中是其地出本賦特多而其雜出不可以為常也

王氏曰凡言錯者皆不指名其物以其物微不足書故總言錯而已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

無垢曰此州貢此十物而熊羆狐貍獨貢其織皮耳璆美玉也鏤亦鐵也第其鋒剛利可以鏤物耳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於沔入於渭亂于河

無垢曰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入羌中自桓入潛自潛入沔逾渭捨舟陸行

潛即沔也豈有陸行入沔之理乎故知自沔陸行至渭也逾字正謂入渭而設也自渭至河中絶流而入河可以歸冀都奏事故曰亂于河也正絶流曰亂

黒水西河惟雍州

陳氏曰豫州當冀州之南豫冀分境則河為南河雍州當冀州之西雍冀分境則河為西河按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漢武帝元狩二年始開為郡郡内有黒水祠止言有其祠不

知水之所在今梁雍二州之境自黒水分後世不可
考諒去雍梁二州之境壤遠矣
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
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
丕敘
無垢曰天下之水既東趨惟弱水為西下是天下之
水其性東流而弱水之性獨西流也禹行其所無事
不敢於水性之外增損一毫也故導河導江導漾皆

隨其性使之東趨而導弱水獨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此盖隨其性而使西流也豈獨治水哉聖人之治天下無不行其所無事此天下所以亹亹然日趨於治也盖廣谷大川異地民生其間異俗剛柔遲速輕重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是亦衆水性東而亦隨其東弱水性西而亦隨其西之意如商鞅變法是欲使弱水東流之比也一時隄防激發豈不勉强及力到勢大潰然

一決天下已矣涇水入渭此本性也向也水失故道涇水亂流今弱水旣西故涇水亦屬渭汭也渭水自鳥鼠山來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出焉夫渭水之大受涇水漆水沮水灃水而不溢故涇水自安定涇陽縣來入渭漆水自岐山縣來入渭灃水自扶風縣來入渭沮水自北地來入渭夫以一水而受四水則渭水之大可知矣惟涇水來入于渭乃得其性故曰屬惟漆沮二水來入于渭乃得其

性故曰從惟灃水來入於渭乃得其性故曰同屬也從也同也其理一耳荆山岐山以水患既退皆可旅祭豈特荆岐哉終南惇物亦可旅祭矣豈特終南惇物哉其逺如隴西鳥鼠山亦可旅祭矣深以見水患既除四境之内山川各得安其所而有司無事得講典禮也原隰詩所謂度其隰原者也豬野即地理志所謂武威縣東北休屠澤者是也禹自隰原治水成功至于豬野而後已是皆涇漆沮灃四水入于渭而

不泛濫之效也向者雖竄三苗于三危洪水為害未可居止及禹使涇漆沮灃四水皆入於渭則三危之地可居而三苗之族皆得其所而大有次敘矣以此知舜之遷逐四凶終無疾惡之心必欲使之大有次序安其居止而無憂愁不聊之苦而後已此聖人之仁心也

張氏曰禹之道弱水使之西流至于合黎而後入于流沙則弱水之西注可知矣夫水萬折必東水之理

也今弱水既西者地勢使然也水北曰汭涇水之流連屬於渭水之北故曰涇屬漆沮自北而從之所謂漆沮既從者以其從於渭也其上則灃水自南而同之渭也荆岐二山也水退而可以旅祭矣故曰既旅繼之以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則三山亦旅可知矣

蕭氏曰舜竄三苗于三危其時蓋有水災其黨散處而未大敘至禹治水三危盡可居而三苗大敘矣而特其君之頑者弗即工焉

史氏曰弱水有可疑者二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故天下之水皆趨而下之既曰弱水而其力乃能逆流而至於西可疑一也水不勝載導而使西宜矣然中國西夷皆吾民也中國雖不為患其不念西之為魚乎可疑二也

東萊曰萬壑東注惟弱水之勢不可東使禹治水不順其勢必欲導之使東則弱水終不東流而水患未可盡平惟聖人深得時中之理順其勢而導之不害

其為無患且天下之理自古如此春夏之時萬物生長然當時猶有枯朽之根秋冬之時萬物肅殺然當時固有發榮之實幾曾害其為夏冬之節世之曲士不明此理以一畂之夭一跖之壽遂疑天地之常道亦如此三苗不道竄於三危自後世觀之凡以罪流放者聽其自殘自生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如此方其有罪必行竄棄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同及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為畫其居宅其與漢文時所論王

制不同凡禹之導山導水必窮極首尾跨渉數州故言其制别於後若其細者不能槩舉則分見諸州雍州東據河曰西河者自冀看則為西也

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無垢曰土性不美厚加培擁所獲必多今以肥美之地棄於無用殊可惜也聖賢處事豈為此哉球琳美玉名而琅玕石似珠者以雍州之富秦漢所都使貢賦如此何以立都乎乃知禹治水之後其於貢賦闊

畧簡易如此者思深慮遠不肯貽禍於萬世以啓昏君亂主之侈心也萬世之後想見其心使人抱經而歎

王氏曰土色黄而無塊此則地之不甚美者而田則第一或以土性不甚美田雖美而或少故賦為第六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無垢曰自積石至于龍門亦已遠矣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安國以謂千里而東千里而南河自積

石順流而北又自北順流而至龍門西河凡二千里亦已遠矣此所以言至于也積石非河之源禹治雍州極于積石耳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禹鑿此山以通大河此河正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禹自此河入冀都奏白雍州畢工也

東坡曰渭水至長安東北入河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載皆可以達冀州矣如此此則是言會渭汭之水

入河非謂再入雍州也

王氏曰會渭逆流而上此順流而浮于積石山之水至于龍門山遂至于西河乃逆水上而至于渭水之北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無垢曰雍州之水既治雝西戎皆得其所且致織皮之篚以效區區臣子之意也崐崙析支渠搜顓達分渠搜為二國以解安國四國之説鄭玄則併為一國

又以為三山而東坡直以為三國意以謂貢篚者此三國也至于言西戎即叙則不止于三國皆無水患而獲安定也

顔氏曰崑崙析支渠搜三國

張氏曰崑崙也析支也渠搜也皆織皮以為衣故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凡此三國皆西戎之地也西戎即叙者言西戎于是就功也言即叙于此則始未必即叙矣盛哉禹之烈也際天所覆極地所載無乎不

被之也陽鳥攸居則動物之有及乎飛鳥草木漸包則植物之有及乎草木也島夷之皮服卉服和夷之厎績西戎之即叙遠而四夷有以及之也當時之人得以降高丘宅平土而免為魚之患則禹之功有補於世不為少矣

陳氏曰織與皮當為三戎國貢篚之物戎國貢篚所以為即敘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

析城至于王屋

無垢曰九州分别已顯矣然山川相連固有非一州所能該盡者此禹所以于别九州之外又言導山導川之事通貫數州横屬天下使後之作者有所考焉此意亦已深矣其言導山之事自雍州始岍山在扶風東坡謂即吳岳也岐在美陽縣西北荆山有三條岍為北條以北條之山起自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絶也至于山言導

者以向者洪水滔天首尾不辨今水患既除使山川復其本性隨山之勢窮極其首尾以遂其風土之宜此言導之意也豈特導水云乎哉乾坤猶一身也而山川乃其血脉耳人在天地之中其喜怒哀樂足以致鳳麟泉露之瑞召水旱札瘥之災不足怪也故記禮者謂人者天地之心則以天地之運用處乃在人也其可忽哉

張氏曰導岍及岐以至于敷淺原則所導者九州之山也導弱水以至于導渭導洛則所導者九州之川

也夫水之流行莫不有道因其故道而發之者導也禹之治水先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然後由川而導之以納于海此其先後之序也禹之治水其于九州則自下而上故始于冀終于雍其于導山則自高而卑故始于西與西南終于南與東南蓋自下而上者所以疏水勢而使水有所泄自高而卑者所以滌川源而使水有所通此其治有不同矣

高氏曰導岍及岐嶓冢導漾所導者皆山也導山者

導之澗谷而納之川也導弱水導黒水導河導漾導江導沇導淮導渭導洛所導者皆川也導川者導而納之河海也其地理之逺近其水勢之高下作書者載之注書者言之固自有序焉然益稷曰予决九河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與此不同何也盖水曰潤下可使在山可使過顙是豈水之性哉禹之治水自下而上先導川而後距海後導澗谷而距川則地理順而水勢便也不然則以隣國為壑是白圭治水而已故

播為九河殺其決溢之患同為逆河迎其順下之勢而河已帖然歸東矣

上官氏曰天下之水見於禹貢者四十有五而九川為大天下之山見於禹貢者三十有五而九山為高夫大者既導則小者無不順矣高者既治則卑者無不平矣此九山九川以叙於九州之後也

王氏曰言導者十二蓋治水則有開決隄障之事導則專于疏滌引導之而已恐再有大水則壅塞為患

亦以方治九州之時姑從其急者未暇及此及九州之水大患已去然後專導水之源故十二導者列于九州治水之後也　又曰言導者皆謂治山之水山則無瀰漫之患唯有壅塞故導之耳

東萊曰禹之導山有二說或謂隨山通導以視其源委脉絡或謂治山旁小水此兩說當兼用禹固相視水勢然山旁有水不應又去二匝獨以治山旁之水則水又何由知也觀其次序自可見逾于河是入逾

非山逾逾或以為山勢連屬然既有河以絶則不可謂之逾

無垢曰北條荆山既絶河而又過為壺口雷首至于太岳之山此皆河東之山也壺口在河東㬋縣東而東坡乃謂太岳即霍太山孔安國謂太岳在上黨西顔達謂太岳東近上黨故孔安國謂上黨西也信如東坡地脉之説則禹之窮察地理亦可謂神矣厎柱在陜東北析城在河東濩澤西南王屋在河東垣縣

東北山之首尾如此其可輕有興動哉蒙恬塹山堙

谷起臨洮訖遼水其斷地脉亂物理亦多矣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無垢曰此北條荆山自岍岐為首碣石為尾橫亘東

北連延以入于海而北條之地脉畢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無垢曰此中條山首為西傾朱圉鳥鼠迤邐至於太

華也地理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陽縣南自鳥鼠東望

太華甚遠乃知地脉所至雖遠而相屬也非禹窮盡地理妙通神明其能知此乎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無垢曰此又中條東為太華又迤邐東南為熊耳外方桐柏陪尾也熊耳在弘農盧氏縣東外方嵩高山也在潁川桐柏在南陽平氏縣陪尾在江夏安陸縣中條至此畢矣此禹隨山治水導其地脉使不相絶以相天地之常經厥功大矣

陳氏曰天地猶人之一身山與川猶人之有脉絡也脉之經其行有常度而其絡則迭相貫理善導山者因其所由出而行之亦猶醫者能疏導脉絡使復其故不能更張而易置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別

無垢曰向也洪水為患山川失其常性令隨山性地脉導之使復其舊山性敷暢地脉流行使草木鳥獸各遂其生者皆禹治水導之之力也伊尹曰古有夏

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於此可見矣荆山三條乃横亙天下之半其亦壯偉矣非禹窮盡物理知地脉所在其能順天地之性如此乎

王氏曰山頂曰冢導嶓山之頂水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胡氏曰自岷山之南至于衡山諸蠻小水西山細流禹皆治之東注為湖中所入大者九水合注于江則是復敘未治之水今皆治之非指岷山更言江出北

言岷山之陽則是岷山之南南過諸蠻下水細流非

謂大江自岷山而過衡山也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無垢曰岷山地脉自蜀郡始迤邐至衡山又迤邐東

行絶九江而至于敷淺原也九江在廬江潯陽縣南

敷淺原即豫章歴陵縣南愽陽山也岷山地脉至敷

淺原而止矣余以三條四列之説推其地脉相連如

此則夫人生於三條四列之中者其氣均也天地為

父母則條列之人皆兄弟也異形而同氣異息而同心橫渠西銘之說其得造化之理乎

東萊曰禹之導山者或以為三條或以為四列三條之說謂岍及碣石為一條西傾至陪尾為一條嶓冢至敷淺原為一條然內方大別在荆州岷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為一條以此知四列之說恐是自嶓冢至于大别為一列自岷山至于敷淺原為一列然岍岐嶓冢則言導西傾岷山則不言導者葢水出

于此則言導水之所經則不言也